

又见那片银杏林

陈学阳



几场冷雨落下，几场暖阳也紧跟着落下，暮秋已深深浸上树梢。一踏入宝盖的那片银杏林，落叶，就认出了我的脚步。

这些年在城区见的银杏多了，倒习以为常。华新解放大道的两旁，衡南县城云集大道的两侧，上班时可见，回家时亦可见。端直挺拔像岗哨的银杏，轩昂得令人焕发，难以弛缓。可扎进宝盖那片银杏林，感受就大不一样了。那成片成浪、忽高忽低、有深有浅的银杏林，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有一种气定神闲、典雅端庄的韵致。尤其深秋，在小山头俯瞰，浩瀚的银杏林锦绣如霞，若一袭黄袍飘逸在瘦绿的林丘，感觉这南方的秋中藏匿北国的秋，正可谓黄蝶落满树，一山两地秋。倘若内心深处保留着一块空白地带，定会植入这半山的秋来，涅槃成温暖、恬淡、厚实。

在林中徜徉，见三五个旗袍女子撑伞秀姿，柔媚流盼；一对对情侣偎依树下，或聆听，或倾诉，或说笑。已然正

午，他们似乎全然不觉。有的还伸出一双手来捧成心形，不知是想接住飘飞的玉坠，还是想捧起林中的秋声？此际，银杏林是他们眸中的风景，他们彼此是对方心中的风景，也是林中的风景。一颗心，就在这温馨里蜜一样融化了。

我凝然伫立一棵银杏树下，看一树金黄、一树静怡，看欢快摇曳的叶子，不喧闹、不张扬，悠然地展现着自己的柔美，时不时从容地与枝桠握别，或像小手儿转呀转，或像黄扇子打着旋儿，或像金蝴蝶翩跹着舞姿。伞形华盖筛下来的果果阳光，斑斑驳驳，在淡定的落叶上跳跃。落叶是唯美的，安详地迎接冬的沉寂，有一种看透世事的洒脱。我拾起了几片放在掌心，温婉的感觉，凑上鼻尖一吸，淡淡的清香，那是泥土的气息，秋野的味道。

“妈妈，为啥这里的银杏叶比咱们院子里的要黄呀？”小女孩牵着妈妈的

衣角，也攥着数十片银杏叶问妈妈。妈妈笑而不语。小女孩的提问倒引起我的深思。我想，应是这片贫瘠土地上的银杏林，她的生命栖居于平凡的烟火，扎根于一方厚重的人文沃壤和殷红的革命热土之故吧！这里，诞生了清代大教育家欧阳厚均，也孕育了邹代富、廖列光等一批杰出的现代革命志士。我突然觉得掌上的叶片黄得独特，黄得深沉，黄得矜持。它们不仅仅是银杏叶，它们也注定异于别处，似乎有山里人的特质，顽强不屈的神采，正是战西风而不怯，经严霜愈绚丽。

一阵风来，银杏叶飘离了我的掌心，恍惚化作只只黄蝶，一只飞向宝盖楼，一只飞向三峰寨，一只飞向菩萨岩，一只飞向邹氏故宅……

美在静处，也在独处。纷飞的蝶，容不得过多的惊扰。听说今秋已不再举办节会，我为这片银杏林沉静地步过深秋而庆幸。

她静静地坐在丘头，她的美却汨汨渗透深秋，溢出山外。

“作家”名片

唐文胜

法国著名哲学家帕格森曾经说过：“虚荣心很难说是一种恶行，然而一切恶行都围绕虚荣心而生，都不过是满足虚荣心的手段。”在南方都市打拼的有情岁月里，我灵魂的方向盘曾经在人生的歧途上转了一个弯：26年前，我曾经不惜一切代价的追求过名利，在近似疯狂的追求中，我简直成了“虚荣名利”的奴隶。

23岁那年，当我脱下戎装退伍走上社会，满怀父老乡亲的叮咛走进南方大都市的时候我就想：将来我一定要衣锦还乡。来到公安机关管辖下的一家街道保安中队，面对紧张和严肃，危险和艰辛，有些写作才华的我不想当英雄只想做一个文人。拿起笔勾勒“作家、记者”锦绣前程，手握对讲机，身披保安服纸上谈兵。这年九月，保安队要提拔一个能写会算的保安员担任副队长，在部队就是新闻报道员的我顺理成章地坐上了保安队的第二把交椅。可是好景不长，随着一篇篇作品在大报小刊变成铅字，一封封热情洋溢的读者来信，一个个获奖证书，一张张稿费单的飞来；队友面前“才华横溢”的我写新闻是记者，写诗歌是诗人，写小说是作家，保安队的大家庭里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横七竖八的七彩光环也铺天盖地向我涌来。从此，我陶醉了，也迷惑了。

但我还是心知肚明：作家和记者名头不是几十篇小文章就可以得到的，名实有很长的距离。但是不管怎样，我还是喜欢这种称呼，这种奉承，甚至想终身受用。一次，在我所属的保安公司举办的新闻写作培训班上，当地广播电台一位资深的记者朋友送给我一张名片。闲聊中他对我说：名片不仅可以提高知名度，又可以显示人

尊贵的身份，交朋结友，说话办事你有了它，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说者本无心，听者却有意。从此，这小小的硬纸片竟悄悄在我眼前活动起来，久久挥之不去。

于是在1992年6月的一天上午，我“鬼迷心窍”的向队长林福仁借了50元人民币去印制精美馨香的名片。记得那一天，我兴冲冲怀揣着借来的50元人民币，匆匆走进了辖区内的一家“新时代”名片精品屋，心情无比兴奋地大叫了一声：“老板娘，有空吗？我要印制名片。”正在忙碌的老板娘听到我的叫声，诧异地转过头来望着我身穿迷彩服的保安员，脸上似乎闪烁着迷茫的神情，口中喃喃自语道：“怪了，这年头保安仔也赶潮流印名片，这可是头一回呀！”不顾老板娘的冷嘲热讽，我伸手从口袋里掏出50元人民币塞进老板娘手中，留下一张写满虚荣头衔的纸条，丢下一句“越快越好”的嘱咐，便匆匆地回到了保安队。两天后我取来了馨香四溢的名片，得意忘形地派给队友们每人一张。看着名片上一大串头衔，品味着硬纸片上的茉莉花香，队友们诧异地问我这东西是哪里来的。为了显得更有“气派”，我谎称是香港一家出版社的老总给我寄来的。听到我“有板有眼”的介绍，队友们不自然地露出了一丝羡慕妒忌的表情，目睹这情景，我整个人轻飘飘的。

随着名片的传播和越来越多的作品变成铅字，全国各地数十名青春少女都向我敞开了纯洁的少女情怀。可我都瞧不起，只是虚情假意地与她们周旋，利用她们帮我传播名气。直到有一天，我去信向同镇一家皮革制品厂一位羡慕我的女孩提出交知心朋友时，却得到了当头一棒的回击。胡小姐在回信中说：“在工厂里，我经常妒忌到一些爱好文学的同

事们提到你，根据她们的介绍，我感觉你是一个自吹自擂、自高自大，‘头重脚轻根底浅’的人。现实生活中我虽然对你的才气表示羡慕，但依你的为人处事，我们怎么能够成为知心朋友呢？……”读完胡小姐的来信，我开始有些怀疑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错了？答案是对的，为何一个其貌不扬的普通女孩都不愿意与她最羡慕的人交朋友呢？

更没想到，当我带着最委屈的心情把这件事告诉父母和一些知心的朋友们后，他们竟无一人同情我，反而纷纷来信指责我的虚荣。父母说我是“假大空，没两本事还到处炫耀，丢尽了祖宗的脸。”与我相恋两年的女友说我“自高自大，是一个对感情极不负责任，到处留情花花公子”，弃我而去做了别人的新娘；保安队领导和朝夕相伴的队友更是瞧不起我，说保安员的荣誉都被我丢尽了，都与我划清了界限，我副队长的职位也被别人取而代之。于是，我四面楚歌，在这个世界上我知道有一种东西叫“失落”。失去友谊，失去爱情，失去尊敬，失去信任，孤单和绝望中我流下无尽的忏悔泪。目睹我整日以泪洗面，队长林福仁和队友又纷纷回到我身边，苦口婆心地劝我走出虚荣名利的旋涡，重新做人。听着这心的呼唤，情的关怀，回想起自己虚荣心态曝光后的一连串反应，几多伤心和悔恨的泪水都无法洗尽我心灵的尘埃。

阳光总在风雨后，恶梦醒来是黎明。这天夜里，我独自一人来到小河边，从那精美的相册将仅存的五十张名片一张张掏出来，又一张张投进了燃烧的火堆里。名片燃尽了最后一张，我小心翼翼地捧起地上的“名友”双手用力抛向空中，“名友”随着微风飘去，而我那颗膨胀的虚荣心也随着“名友”渐渐消失。

耒阳龙归山（组诗）

周末有约

每一缕炊烟都是龙须

我探望的重峦叠嶂，前人都用骨头开凿过
 鸟语呢喃出青瓦红砖，花香引出
 沿途的古村落，都有丘陵的腰身
 以此取一个占山为王的名字
 龙归山、龙归塘、龙龟背、龙归凹
 龙形山、龙窝里、龙即圪

每年的雨季会漫过它的头顶
 有瀑布飞向各种姓氏的河流去
 这丘田地势低些，有人
 用“牛”这个汉字犁出悠久的农耕文化
 灿烂的像阳光，一次又一次
 丰足我们的季节

如今，很多蝴蝶沿着惊蛰出走
 留下虫眼，开裂，掉屑
 与新生的春天耳语
 她们有时在一盏神灯前，找到
 几十年前的温存
 佛的袈裟斑驳，让我想起老母亲
 在深夜里缝补我的小名

每一道瀑布都是龙爪
 每一缕炊烟都是龙须
 我只是千万片龙鳞的一点闪光

龙泉岩

打开麦冲这个地名
 远山与近水谈论着龙泉岩
 有段日本鬼子追杀的历史
 被封存
 今天，阳光从空中俯视
 这匍匐的一个个故事
 难道就此止步
 不再追赶龙的精神？

那就从龙泉岩进入内心
 我们像流水一样从古时走来
 又小心翼翼地踱回去
 探索或大或小的黑洞
 多远？长廊有回音
 手电筒之光所到之处
 都是嶙峋的钟乳石
 龙口，龙牙、龙胃，龙肠，龙椎
 龙鳞，龙眼
 我们一个个全然真命天子
 浮现出石桌、石凳、石制宫殿
 与它们融为一体
 成一个坚硬的信仰
 任水声轰然
 从地底冒出来
 又流向溶洞深处
 找到龙归山的来历

你是不是正赶来的酃道元

罗胡子对龙归山的爱
 像胡子，越长越深
 与动静合宜的村庄相连

内心有首情诗荒芜已久
 与走出的鞋印
 被风吹很薄，正溢着
 泥土的温润
 每到春天又返青

他正在构想着一场大迁徙
 归来的风
 让炊烟再次茂盛

你是正赶来的酃道元吗？
 等你来卷珠帘
 给他心中的

每座山命一个响亮的称呼
 每条河取一瓢芬芳的酒名